



三月，像是大自然精心铺展的一幅水墨画卷，褪去了料峭春寒，又未至盛夏的燥热，一切都处在浓浓的春光之中。

— 游 记 —

洱海

◎冯国平

三月最后的这个周末，我放下手头事务，携着家人，踏上了前往云南大理的旅途。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人而言，这样的远行，不再是年少时追逐新奇的探险，而是带着家人寻一处安宁，让身心在山水间得以栖息。

车子驶入大理境内，空气里便多了几分清冽与甘甜。远处的苍山影影绰绰，四野苍翠，满眼云雾，像极了国画里晕染开的墨色，温柔又辽阔。“苍山不墨千秋画，洱海无弦万古琴”——未近洱海，这千古名句已在心头萦绕。

抵达洱海海边时，已是下午四点。阳光恰好斜斜地洒下来，不似正午那般刺眼，温柔地铺洒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。海风徐徐拂过，带着湖水独有的湿润气息，扬起粼粼波光，金子般跳跃闪烁。

明人李元阳有诗曰：“洱波三万顷，轻舟泛长风。”此刻立于岸边，方知这万顷碧波的辽阔。

洱海岸边的垂柳早已抽出新绿，枝条柔软地垂向水面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曳。水中挺立着高大的红杉树，根系深深扎在湖水之中，树干笔直向上，枝繁叶茂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光影交错，尽显生命的蓬勃与舒展。

岸边早已是人声鼎沸。游人穿着各民族服饰，忙着定格眼前的美好瞬间。有歌手的弹唱混着海浪的声响，成了洱海岸边独有的旋律。海面上，无数海鸥翩跹嬉戏，时而低空掠过水面，时而振翅冲向蓝天，为这片辽阔的水域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我伫立在洱海边，望着眼前的山与水、人与景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走过了半生风雨，历经了世事浮沉。曾经怀揣满腔抱负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拼搏，有过披星戴月的坚守，也有过事与愿违的失意与彷徨。那些曾经以为放不下的执念，跨不过的坎坷，在这一刻，在洱海的辽阔与包容面前，都化作袅袅烟云，随风散去。

人生的得失荣辱，终究都融入这无际无边的辽阔海水，融进四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中。

山水无言，却能包容一切，治愈一切。这便是自然赋予人心最珍贵的馈赠。

在洱海边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。一阵风过，浪花温柔拍岸，像在诉说千年故事。不知不觉间，夕阳缓缓西沉。天边的云彩被夕阳点燃，从橘红到绯红，再到绚烂的火红，漫天云霞铺展开来。余晖洒在洱海之上，水天相接之处，浑然一体，“苍山洱海”之美，在此时尽显无遗。

我们沿着岸边前行，来到临海的大理镇上。观光车缓缓穿行，载着游客领略古镇风情；三轮车摇着铃铛，穿梭在街巷之间。临街的商铺一家挨着一家，有大理特色的扎染布艺、精致的银饰、香甜的鲜花饼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当地小吃。叫卖声、谈笑声、器物碰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勾勒出最鲜活的人间烟火气。

作家郭沫若笔下“风花雪月古城开，洱海苍山次第排”的盛景，在这古镇街巷中，有了最真实的画面。

暮色渐浓，我们回到洱海之畔的住处。独自来到三楼的观景阳台，坐在藤椅上，沏一杯清茶。抬眼望去，辽阔的洱海在夜色中更显深邃，苍茫的远山隐在暮色里。对面的岸边已是灯火阑珊，白塔的灯光在夜色中格外醒目，与洱海的波光遥相呼应。

海风阵阵袭来，带着微凉水汽，卷起海面无数浪花，拍打着岸边，发出轻柔的声响。此刻，世间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，心中一片澄澈豁然。家人在屋内轻声谈笑，茶香萦绕鼻尖，洱海的夜风拂过脸颊，这一刻的安宁与温暖，足以抵过半生奔波。

这让我想起虚云和尚《夜泊洱海》的诗句：“数年不作海天游，今夕乘风一泛舟。”我虽未泛舟，却在这阳台之上，品味到了同样心境。

春天深处，这场洱海之行，让我看尽了春日的温柔与绚烂。天命之年，我早已褪去浮华与轻狂，懂得了陪伴的珍贵，明白了山水的深意。携家人同游洱海，看春山春水，享人间温情，不问过往，不忧未来，只守当下的片刻欢愉。

这般时光，这般景致，这般团圆，不亦快哉！



这几日，天气渐渐暖了。午后靠着窗边坐着，阳光从斜角照进窗户来，落在手背上，暖洋洋的，不再是冬日那种苍白、冷淡的样子了。推开窗户，一缕风钻进来，润润的，柔柔的，像妈妈的手一样，只是轻轻、不经意地擦过你的脸颊。这么好的春光，怎么能在屋里待着呢？干脆出门走走！

— 春 野 —

明媚

◎樊雪峰

不知不觉就到了人民广场。前几天去人民广场的时候，白玉兰树上还是光秃秃的枝条，上面有几颗小花苞，是褐色的，就像藏着一个冬天没有说出口的心事。今早又去看了一遍，发现已经悄悄开出了几朵小花来。花朵大而白，静静地悬在枝头，宛如停歇的一只只白鸽子，把春光托起。花瓣厚实湿润，颜色不淡，鲜亮饱满，看起来很高兴。旁边的两株稍晚一些开放，花苞紧紧包裹着，胀鼓鼓地仿佛下一刻就要开了。站在树底下，我真是服气了，前几天还是那么萧条的样子，死气沉沉的枝条，怎么一下子就活过来了？

沿着小径慢慢往前走，道路旁的枯草之下，早就有新绿的芽尖冒出来，那绿色很嫩，也很浅，还带着一丝胆怯的样子，就像刚睁开眼睛的孩子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懵懂的感觉。有一些说不出名字的野花，星星点点地开着，有紫色的，也有粉色的，还有黄色的，它们没有玉兰那种气势，只是默默地，谦逊地开着，开得很专心。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，钻到花心里去，又醉醺醺地飞走了。

蹲下来仔细看那些小野花，想起很多年前，也是这样的春天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放了学不回家，跟着一帮伙伴跑到田野里去。那时候的春天比现在还要艳丽，我们在田野里疯跑打闹，在刚返青的麦田里翻滚，把衣服弄脏了，草汁和泥浆都沾在身上。茅草针刚刚冒头的时候，我们剥开它，把里面一团白白软软的絮放进嘴里，甜丝丝的。我们到处找这种东西，找到就大叫起来。那样的快乐，如今是再也寻不回了。

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一个偏僻又安静的地方，几棵垂柳上挂着密密麻麻的鹅黄色嫩芽，像是挂了一串串细细的珠帘子，风吹过来，轻轻地摆动着，那种姿态是多么的婀娜。抬头看着天空，那是一种被水洗过以后的清亮的蓝色，几朵白云静静地飘在上面，一动也不动，就像是画出来的一样，一切都显得很静。找了个休息凳坐下，风里带着花瓣飘飘洒洒地落下，全是满满当当快要溢出来的春光，阳光暖暖烘烘地洒在我的身上。这温暖，这宁静，慢慢地将我包裹起来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便觉天地间只剩下自己，和这无边的明媚了。远处传来几声鸟鸣，清脆得很，像是水滴落在瓷盘上的声音。

得回去了。我站起身，再看了一眼那些柳条，那些明艳艳的花儿，这春日的明媚，它不管你，只顾自己烂漫着，蓬勃着，却在不经意间，把你的心也照亮了。

人 文

背篓轮渡

◎李锐

76岁的周大娘背篓里，是清晨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：小白菜、茼蒿、蒜苗、小葱。这些绿油油的蔬菜，露水还没全干，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。周大娘要去码头乘早班船，把菜背到隔江下游的县城去卖，城里人都想吃个新鲜。

这是重庆忠县长江段一个叫洋渡的小码头。一艘编号为“2180”的小客船是“水上公交”，“2180”意思可以理解为“我要帮你”。客船起航，汽笛响起，江面薄雾被撕开一道口子，露出墨绿色的江水。船身微微一颤，像是从一夜的沉睡中醒来。

那天清晨，我去码头乘船体验卖菜人的生活。我跟周大娘打着招呼，背着背篓的大娘，前面正摇摇摆摆走着一只大鹅。大鹅有礼貌地跟我“嘎、嘎”叫着打招呼。周大娘跟我说，有几个城里人想买她家的鹅，但她舍不得。大娘说：“我还要它们帮我看家哟。”

听得懂“鹅语”的人，还有开船的秦大哥。有天，秦大哥笑着告诉船上乘客一个关于鹅的冷知识。他说，从鹅眼里看人，人就是一只鸡那么大小。这是因为鹅的眼睛呈凸透镜结构，外面物体的光线进入眼睛就会自然缩小，所以在鹅眼里，连人也比它小。老乡们笑着问秦大哥，你这是哪儿来的知识？秦大哥说，有天刷手机视频看来的。

说说秦大哥吧。他是这艘小客船的主人，也是船长。20世纪50年代，秦大哥的爷爷年轻时，也是长江上摇橹摆渡的船工。风里浪里，爷爷带着儿子在江上打鱼载客，求一碗饭吃。到了秦大哥的父亲那一代人，小木船换成了机动船，能载客20多人，用的是柴油发动机。船“突、突、突”行走时，冒着一股股浓烟。30年前，秦大哥的父亲去世，老人留下遗嘱：“乘客有需求，船家要跟上。”于是，秦大哥下了狠心，正式考上船长证，接过父亲的船舵，开始了自己的船长生涯。

14年前的春天，秦大哥又押上了一次人生的“赌注”。他与一个老乡凑钱买了一艘从洋渡码头到县城的二手客轮，这是一次破釜沉舟，还找银行贷了款。起初，生意冷清，船上空荡荡，心里空落落。但半年后，客船生意繁忙起来。

老乡们坐船，比坐车方便。特别是卖菜的老乡们，背篓、箩筐、扁担、篮子，这些传统农具，可以在船上随意摆放。吹着江风，敞开心扉，摆着家常，自在逍遥。单面12元的票价，多年来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。一去一回的油费，就是六七百元，还有维修等费用。加上后来沿江高速公路通车，坐船的人渐渐少了。有人劝秦大哥，把船票价适当涨一涨吧。秦大哥摆摆手说：“那不行，老乡们去县城卖菜，有时一趟下来，就挣二三十块钱。如果船票再涨，那还剩下啥啊？”

还坚持着坐船的老乡，都在心里把秦大哥当成了家人。那几年，秦大哥的儿子上大学，读书的费用也是找亲戚借的。

似乎到山穷水尽了。4年前的秋天，秦大哥与合伙的老乡商量，把船挂牌卖了！那是秦大哥最后几天驾船，正好儿子回家探亲。他看见父亲望着茫茫大江发呆，还红了眼圈。儿子顿时懂得了父亲的心，他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网络上，想为父亲这最后的船长生涯做个纪念。没料到，一夜之间，粉丝从1万涨到了7万、9万，网上留言上万条。网友们紧急呼吁：留住这轮渡啊！儿子把手机递给父亲，父亲转过身，捂住了脸。

网友们把这艘船，亲切地唤为“背篓轮渡”。这是人间烟火的轮渡，也是人心漫流的温暖轮渡。一个月以后，父子俩尝试了第一次直播。镜头对准清晨雾蒙蒙的洋渡码头，秦大哥像往常一样喊：“还有没有人坐船？”他帮着把背篓一个个搬上船，直播间观看人数最高时超过10万。船，又活了过来。

3年前的春天，船上免费的早餐也开始了。包子馒头、绿豆稀饭、鸡蛋，乘客们依次起身排队领取。有手掌大的红糖包子，一口咬下去，滚烫的红糖顺着嘴角流下，烫得“啊哟”一声。

去年岁末，一艘全新的“2180”客船在汽笛悠扬声中起航。这是一艘投资252万元（其中政府补贴199万元）、载客量可达150人的客船。里面有扩大的农产品存放区，可以存放上百个背篓；有全新的空调系统；防滑甲板和扶手设施为周大娘、“红苕爷爷”这样的老人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。

2年前的春天，秦大哥大学毕业的儿子，辞去外地工作，跟随父亲学习船舶驾驶和管理，去年通过考试获得内河船舶船长资格证书。这是秦家的第四代船长。这时光码头的“背篓轮渡”，升腾着人间漫漫烟火，守候着世间温暖相助。

